

# 流線型建築美學



善治若水 胡恩威

香港的建築風格大多數都是由直線、橫線所構成，這是由於香港土地資源和高地價政策衍生的建築特色；西方資本主義建築設計重視經濟效率，而最快的建築方法就是直線與橫線的建築設計模式；這種建築美學也是香港的主流。流線型美學的建築在香港比較少見，但在中環和金鐘一帶出現了兩個傑出的流線型建築設計個案。一個是大型室內商業空間，一個是全新的玻璃幕牆高樓建築。

室內空間是太古廣場的商場空間，一九八八年落成。二〇〇七年開始進行內部翻新設計工程，邀請英國設計師Thomas Heatherwick，他以流動的美學對原來較生硬的美學進行改造；在太古廣場的室內空間加入很多流線型的設計模式；由洗手間設計以至整個商業空間的圍欄、電梯、玻璃物料，均利用流線型的模式進行改造；尤其是中庭，由金鐘地鐵站連接到太古廣場的那一段路程，燈光設計細緻，可以說是商業建築空間的一個經典。

除此之外，二〇一〇年，Heatherwick為上海世博會設計的英國館，六萬根杆子，每根杆子都放置不同的種子，名為「種子聖殿」。香港的太古廣場是Heatherwick一個非常重要的作

品，顯示了他的創意和設計功力。說到流線型建築，西班牙建築師高第（Antoni Gaudi）是一代宗師。他的代表作品包括奎爾公園（Güell Park）、巴特羅之家（Casa Batlló）和米拉之家（Casa Mila）等。他的流線型建築作品基本上像神話和童話裏的那種夢幻型建築一樣，不是典型的橫線和直線設計。

香港最近出現了一座流線型建築，就是在中環和金鐘交界的The Henderson。建築設計由札哈·哈蒂建築事務所（Zaha Hadid Architects）負責。它位於中環大廈和長江集團中心附近，在直線、橫線和幾何形的建築中間；The Henderson的外形像一朵花，也像一種植物、一個吉祥的器皿；尤其他選用的玻璃幕牆物料，晶瑩剔透。晚上的時候去觀看很亮麗，早上的時候去觀看它對四周環境影像的反射，出現非常奇妙的效果。它已經成為一個打卡熱點。站在接駁長江公園與花園道三號的行人天橋上觀看The Henderson流線型的美感成為香港新的景點。

建築是一個城市的靈魂，建築多元化構成城市特色；這兩座流線型建築值得研究的是玻璃的運用。太古廣場裏幾部流線型的玻璃電梯，以及The Henderson流線型玻璃幕牆營造出一種華麗富貴的美學效果；這是學習建築設計和空間設計如何運用玻璃很好的兩個個案。



柳絮紛飛 小冰

「科度量子」「科大訊飛」「東超科技」等，這些位於安徽合肥的科技企業釋出一個信號，中國的高科技不僅僅在北上廣深，也不僅僅在江蘇浙江成都西安，它們遍地開花。合肥已確立它在科技界的江湖地位，香港安徽聯誼總會訪皖，所見令人興奮。

「他們的廁所好智能！」在東超科技公司，同行中不知是誰說出這話，便忍不住回應一句「那就先參觀一趟廁所」。「廁所所有什麼好參觀的？」一個工作人員不解地問。「聽說有稀奇！」

疾步走去衛生間，先方便，後洗手。站在洗手盆前，按指示點擊那個「開」字。點擊了，什麼都沒有觸到，但是水流出來了。無接觸式操作，水龍頭按鈕在空中虛擬成

# 「劉姥姥」看虛擬成像

像，按到那裏的空氣就算數。「真是好智能！」我告訴大家。於是「劉姥姥」們紛紛參觀廁所，如同在大觀園。

看得見，摸不着，聽了講解，我是這樣理解虛擬成像的。通過人為的干涉，三維立體的虛擬圖像在空氣中出現，人與圖像互動，有點像不戴眼鏡看3D片，懸浮着，場景直觀，繪聲繪色，視覺虛幻莫測。

最能體現空中成像優勢的場所，是醫院的手術室。在東超科技公司的數字化非接觸式手術室裏，我們摸摸這，摸摸那，體驗醫生在空氣中無接觸式地點擊按鈕，查找資料，調出病人的病例和CT片，之後無需消毒洗手，又繼續做手術。

疫情時期，東超根據虛擬成像技術研發出無接觸式自助掛號、自助繳費、自助充值，以及無接觸式的電梯按鈕等產品。各自防範，防細菌接觸，防細菌留下，無需實體

往來，在空氣中指指點點就完成程序。沒有交叉，哪來感染。

讓光線在空中重新匯聚，再發散，使之成像。洗手台、馬桶蓋、智慧家居、醫療衛生、遠程操作、垃圾分類等，人是實體的，設備是虛擬的，彼此交互作用。這種事情，從前光是聽起來都很奇幻、不可思議，此技術給人類帶來方便，也提升了社會文明進程。東超科技公司五年多，從十來個人發展到兩百多人，估值已達十億元。

在公司的員工照片欄裏，技術人員是清一色的青年，二十幾歲，三十幾歲，後生可畏。

虛擬成像，以全新的方式看世界，此技術領先國際，產品在法國、加拿大、泰國、沙特阿拉伯等國已經有穩定銷售。「東超人」還在繼續攻關中，他們的下一個目標，是降低成本。

# 穿行於城市



▲秋葉。 作者供圖



君子玉言 小香

一趟單程需要一個半小時，七元。而所使用的交通工具，已經是城市裏最快的地鐵了。若是開車，則需兩個小時。儘管地鐵要換乘三次，但速度仍然最快。

偶爾開車回來，天邊殘留着晚霞，一牙新月初升，才可以從路面一一辨認沿途，這邊是哪家大學大公司，那邊是哪個地段哪個公園。看着看着睡着了。一睜眼，只是由四環到了三環，夜色已經完全籠罩下來了。方才意識到，這一天，足足三四個小時在路上。而這三四個小時，不過是在一個城市內騰挪。

這一場漫長的穿行，只是一個人。當然每一段路都有好多同行者，有時還會與他們肩並肩面對面，甚至擁擠成一團，但彼此都是陌生人，不會有任何交流。所以，儘管與無數人同行，但感覺上就是一個人獨行。林語堂說：「孤獨這兩個字拆開來看，有孩童，有瓜果，有小犬，有蚊蠅。足以撐起一個盛夏傍晚間的巷子口，人情味十足。但是都和你無關，所以叫孤獨。」一段趕路，熙熙攘攘中，似乎唯一與我們有關的就是地鐵——不要太擁擠，換乘時要留心聽清報站，出來不要走錯出口……

城市本身不就是由各種孤獨組合起來的熱鬧場嗎！

東北大平原上，車子在一望無際的原野上吶吶吶兩個小時，突然冒出一座城市，很快就閃退了。再吶吶吶兩個小時，又遠遠出現一群樓宇……你說，是草原上的樹孤獨，還是城市的樓孤獨？

從北疆驅車往烏魯木齊的戈壁灘上，因為沒有任何遮擋，天空特別得大，月亮特別得大，大到隱約能看見上面的黑影。茫茫戈壁，陡然路邊一道細細的炊煙……你說，是月亮孤獨，還是這炊煙

孤獨？

從莫斯科到聖彼得堡的火車上，廣袤的大地上，一片森林荒原沼澤，又是一片沼澤荒原森林，永遠是荒原森林沼澤，然後幾座房子悄然跳出，而後一組房子而後一座城堡凸現……你說，是荒野中長長的路軌孤獨，還是這城堡孤獨？

從愛達荷州往鹽湖城的路上，前一段河流潺潺植被豐茂，到處是大塊農田大型農業機械，後一段赭紅色的大地灌木匍匐，黑褐色的山連綿不斷，瞬間前方烏雲密布，天色迅速暗下來，天地混沌，大雨滂沱，恐怖的黑灰色雲團似乎要把所有都吞沒掉。茫茫間只有我們這一輛車，雨水+黑暗使得路面都一團模糊。忽地前方有汽車尾燈閃爍，於是瞪大眼睛緊緊盯着，一路相隨，終於衝出黑雲暴雨，駛入正常的都市夜色中。你說，是這茫茫大地上的丘陵孤獨，還是人生地疏的旅人孤獨？

也有一個好玩的比喻：「孤獨就像啃法棍麵包，吃的第一口會有點硬，慢慢

的就覺得很鬆軟也變得好吃起來。」京城之龐大，趕路就是趕路，一件事只能奔着一件事做，來不及看風景，沒空閒兼顧其他。單程二十幾站的地鐵趕路中，不敢沉迷於手機，也不敢打盹，因為要換乘，為免錯過站，必須集中精力留意廣播報站。有趣的巧合是，三段地鐵均為港鐵運營，其貼心周到的服務很是令人舒服，倍感親切。

唯一與趕路無關的就是想心事。戴着口罩（防寒氣防霧霾）發呆，心事如潮。想起母親，眼淚會悄悄滑落悄悄被口罩遮擋把口罩浸濕。隨着母親日益衰老，我有一種愈發強烈的憂慮，不敢多想，又常常忍不住想。

回到老家，通常就不趕路了。步行或騎單車最合適。走過老街，每個街巷弄堂的名字都是一個故事，投醪河、筆飛弄、春波橋、鐵甲營……老地名是一個城市的胎記，承載着城市的文脈和靈魂。在城市的日新月異中，還有這些老地名可慰藉鄉愁。慢慢地走，隨心所欲地騎行，故鄉的老味道才一點點回味起來。

香港應該是我所生活過的城市中，交通形式最豐富的了，巴士地鐵叮叮車小巴的士，還有海上的街渡。每一種出行都可以用來瀏覽風景。喜歡坐在巴士叮叮車的二層，看街景視野極好。盤山道的每個轉角處，一邊青山一邊大海；市區的高架和電車軌道兩側，舊舊新新的樓宇斑駁陸離，琳琅滿目的霓虹廣告牌，春天的紅木棉黃花風鈴木貼着車窗，幾乎伸手可觸。乘天星小輪渡吹海風看維港夜色遊離島，交通工具不是為了趕路，純粹就是幫你看看多些風景。至於地鐵，即使沒有山海可看，每個站點的設計也十分巧妙，可賞可玩。

在地下穿行一個Long journey後，從地鐵口出來，終於看見初冬陽光明媚的銀杏樹，彷彿久違了幾個世紀。世間美好總會一個出口等候着你。

# 忘不了白銳先生



人生在線 延靜

一年春節團聚，開始後，外教柳烈先生首先致辭，一個年輕人為他做翻譯。他翻譯得很好，流暢準確，受到在場人的長讚。他是誰，他就是白銳先生。

這對他是個考試，也是一個考驗。白銳是一個優秀生，他在考入北京大學前，曾在有名的四中讀書，擔任學生會負責人。考入北京大學東語系，選學習朝鮮語後，除課內學習外，還研究朝鮮語法和中國語法，取得一些成績。

白銳提前畢業留校後，開了

二年級分析課課程。他用自己研究出的語法，當時還沒有人研究，用於教學，深入淺出，獲得同學們的理解和讚揚。

白銳有一段不幸的婚姻史，原來愛他的女士離他而去，他後來開啟第二次婚姻。這次女士是年輕的幹部，基礎穩固，婚姻圓滿。

由於在駐外使館工作，我們與白銳分離了好久。退休後，雖然兩家離得很遠，但還是經常去他家看望。白銳多才多藝，他擅長攝影，還會剪紙，他常把他的作品拿給我們看。

白銳不大了我們幾歲，但他為人爽朗，辦事認真。一日為師，終生受益，我們怎麼能忘記白銳先生。



淮風物談 胡竹峰

塔里木油田的朋友說，帶我去看看馬場。

馬場在尼勒克縣喀拉托別鄉。棚圈裏，膘肥體壯的馬在乾淨整潔的馬廄裏，有些馬在悠閒進食，有些馬在揚蹄撒歡，有些馬只是靜靜站着。

走上前，那些馬皆生得高大，極俊美。我心想古人說馬背上得天下，這馬背也不容易騎上去。騎上馬背，還要縱橫馳騁，還要手拿兵器，還要與人對敵。正所謂文無第一，武無第二。一刀一槍都是真功夫，藏不得假。

馬廄裏有一匹棗紅色的馬，有着新疆大棗一般的紅色，滿臉驕傲。上前摸摸牠的鼻子，能感覺到堅挺的氣息。這應該是一匹好馬吧。想像牠撒開鐵蹄，縱橫在新疆茫茫大草原上，那該是何等英俊。

我的故鄉很少見到馬，常見的是耕牛。有人說牛安貧知命，駱駝醜陋畸形，毛驢難當大用，只有馬能給人以勇氣，給人以幻想。在新疆見過幾次奔馳的快馬，不可方物，彷彿踏空天地之感。

是鞏乃斯還是巴音布魯克大草原，我忘了。懶懶欲睡之際，看見車窗外一匹奔跑的

馬，頓時興奮起來。扭頭看向前方，又看見一匹馬，兩匹馬，三五匹馬，十幾頭馬，終於數不勝數了；那是一群奔跑的馬。馬蹄聲好像亂了節奏的鼓點，夾雜了幾聲嘶鳴，鐵血的中國故事中國往事一下子就熨帖了。馬群蒼勁的叫喊因為歷史底色的襯托，似乎有些悲愴。群馬快速向前，眼見牠們越過了小山坡，又見牠們順勢下去，速度越發快了，好像在和風賽跑一般。那樣的場面很多年過去，依舊無法忘記。

武人愛馬，實則文人之愛尤甚。文人裏第一愛馬的該是李賀吧，讀過他二十三首馬詩，借物抒懷，讀得出感嘆讀得出憤慨。身為唐室之後，家道中衰，敗落到山坡村居，蔬菜淡飯都難以為繼。那一匹匹馬說的也是詩家自身，尤其這首：

此馬非凡馬，房星本是星。  
向前敲瘦骨，猶自帶銅聲。  
這匹馬非人間凡物，本是天馬房星化身。  
向前敲一敲那瘦骨，還會發出錚錚銅聲。

在喀拉托別馬廄裏，想起李賀。他也是一匹好「馬」啊。  
對馬最早的印象是讀來的，周立波寫下的故事——  
院子當中擺着一張長方桌子，人分等排

號，牛馬分等，不排號。一等牛馬拴在院子西頭老榆樹底下。人們攤上來，圍住桌子。很多人都分到了硬實的馬：

一人牽了一匹膘肥腿壯的沙栗兒馬，一人挑了一匹灰不溜的白驢馬，一人分到了拴在老榆樹底下的右眼像玻璃似的栗色小兒馬，一人牽走一匹熱毛子馬。這馬冬臘月天，一身毛褪得溜乾二淨，冷得直哆嗦，出不去門。夏天卻長毛，熱乎乎地直流汗。她牽着熱毛子馬，腦瓜耷拉着，見人就嘆命不好，最後和人換得沙栗兒馬。

還是讀來的故事，一匹好馬，運貨營生，拖着鹽車在太行山的道上。烈日暴曬，汗流不止，戰戰兢兢，腳下一滑，摔倒路上，掙扎站着起。過一陡坡，又一次跌倒，蹄潰膿爛，血混着汗一滴滴落下。趕車人的皮鞭雨點一般落在牠瘦骨嶙峋的脊背上。相馬師伯樂路過，見此情形，急忙跳下車來，撫摸傷痕纍纍的馬背，解下麻袍披上去，失聲痛哭。馬也流出淚水，仰天長嘶，鳴聲蒼勁悲涼，久久回響山谷。伯樂買下那馬，精心餵養，半年後成了千里良駒。

喀拉托別馬場也有千里馬，在賽道上飛馳，力壓群馬。牠靜靜站在那裏，眯着眼睛，牠在懷念風從耳畔呼嘯而過的時光吧。我心裏又生出豪氣與豪情來。



# 雪後的額爾古納濕地

近日，位於內蒙古呼倫貝爾市的額爾古納濕地迎來降雪。白雪覆蓋下，河流蜿蜒流淌，景色如夢如幻。

新華社



市井萬象